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株洲文脉

说一说秋瑾故居的几副对联

潘民华

秋瑾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志士、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先驱,其故居在全国虽有多处,但其女王灿芝在《秋瑾革命传》一书中,仅对株洲的“槐庭”进行详细描述,这是秋瑾夫家、湘乡富豪王献臣送给季子王廷钧与秋瑾的婚房。

“槐庭”,历经百年沧桑后只剩下断垣残壁。解放后,经秋瑾后人及多方人士的数次呼吁,终于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的2011年,株洲市委、市政府和石峰区委、区政府决定修复秋瑾故居。在秋瑾英勇就义108周年纪念日的2015年7月15日,株洲秋瑾故居经3年修复,正式对外开放。在全国多处秋瑾故居中,以株洲秋瑾故居建筑规模最大、史料记载最详实。

秋瑾故居修复开放以来,笔者几次欲组织本校诗联协会人员前去采风,均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早一向,退休的我,特约同仁共同前往大冲村探访秋瑾故居。

我们穿过“槐庭”前堂内厅,在通往后堂的过厅依次有如下三副歌颂王氏先贤的王姓通用中堂或宗祠楹联:

对联喜贴右军墨;春意乐赋摩诘诗。

上联典指晋代王羲之,世称王右军;下联典指唐代诗人王维,字摩诘。

秋水落霞惊四座;桐花栖凤报群贤。

上联典出初唐文学家王勃,指《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句。下联典出清代诗人、刑部尚书王士禛。

手植庭槐仁应三公佳兆;才称珠树雄居四杰先班。

上联指王氏三槐堂,相传周代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三公朝见天子时,面向三槐而立,后来以“三槐”比喻三公。

来到后堂正西秋瑾居室套间的书房,一幅“荷塘清趣”的鸳鸯戏水画映入帘,配有康有为亲笔书写的对联:文字窥三极;湖山拥百城。该联是由清末著名“四翰林”之一朱元树联句而来,朱元树联为:道从文字窥三极;家近湖山拥百城。上联“三极”是指“天、地、人”(见《易经·系辞上》《逸周书·成开》)。画面上题有一副意境很美的集句联:千里荷花开世界;一杯美酒对湖山。上联为唐代诗人王湾诗句。下联为宋代诗人王庭珪诗句。

主楼右侧“大夫第”匾额下的门联是:

恩被后代;泽荫槐庭。

这是秋瑾从王姓宗祠通用对联“三槐世泽,两晋家声”化用而来的。上联典出王佑,下联指晋代“书圣”王羲之与其子王献之,并隐含清代诗人王士禛以联释联的真义;继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

秋瑾于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后被捕,7月15日凌晨,从容就义于绍兴古轩亭口。与秋瑾有金兰之交的无锡名士廉南湖夫人吴之英,在秋瑾遇害后,与其夫葬秋瑾于杭州,并题联挽之:

草色和云暖;梅花带月寒。

秋瑾牺牲后,其灵柩安葬有过“九迁”,其中第五迁为株洲,就葬在“槐庭”后山。

修复后的株洲秋瑾故居的秋瑾生平事迹陈列馆,分为“秋家有女初长成”“身在槐庭忧天下”“只身东海挟春雷”“男装愿尔换吴钩”“拼将十万头颅血”和“千秋万代铸侠名”6个部分,陈列1000余幅老照片和数十件实物,展现了秋瑾短暂而光辉灿烂的一生。



槐庭外景



株洲风物

三十年前,我跟随老彭来到茶陵,一直在这里工作生活。有人问我:你探访过徐霞客笔下的麻叶洞吗?我说:没有。你去过灵岩看夜月、邓卓观朝阳吗?我摇摇头。那你吃过茶陵有名的祖庵菜“霸王别姬”吗?我还是摇摇头。

茶陵,我知道有李东阳,有谭延闿,有20多名开国将军;也知道茶陵有八景,三宝(生姜、白芷、大蒜),有徐霞客留下的足迹,有湘菜鼻祖祖庵菜,但也仅是知道而已。

“茶陵牛”

我不太清楚,“茶陵牛”这个名字是因为沅水河边的铁犀牛称谓而来,还是因当年的毛委员说过的一句话。

我刚来到茶陵的时候,就听人说过茶陵牛。当时不懂,作为茶陵本地人的老彭(那时候得叫小彭)便带我去看“铁犀”。老彭带着我七绕八拐,索来对方向近乎白痴的我早已走得晕头转向,只觉得好远。后来对它的位置有了些认知,暗自自己隔水望月,咫尺也天涯。

第一次见铁犀,小路旁杂草丛生。旁边的南宋城墙斑驳斑驳,不知名的草儿在它的墙根下肆意疯长。沅江河水微澜,汤汤而流,河堤杂木乱草堆砌,一亭,一牛,静静地坐落在此,伏卧、抬头,双眸远望。我抚摸着它黑黑的略有些残缺的厚实的背,颇觉苍凉。

后来,我又去过多次。最近的一次是跟攸县作协的朋友一道去的。我们先去看了焕然一新的工农兵政府,道路已全部铺成了柏油,平整宽敞。从工农兵政府出来,

“茶陵的水酒,醉人!”

今年春节,我回了趟娘家,去表弟家吃饭,表弟拿出当地的谷烧酒招待我们。说起酒,不知怎么地就又说起茶陵的水酒来。

我向不喝酒,老彭总是笑我,说我就是个外地妹子,连茶陵的水酒都不会喝。刚来的时候,见过老彭家父母酿酒,我还以为是那里那的谷烧酒,其实不是,做法也不相同。我不喜欢喝已发酵完成的水酒,却喜欢吃酒糟。这时候的酒糟有酒香,更多的是甜味,跟我家乡的甜酒味差不多。掺点水,打个鸡蛋,煮沸,加些糖,便是再好不过的甜酒冲蛋了。

表弟现在也很少喝酒,他说我结婚时在我家喝酒的那次,把他喝怕了。当时,表弟一高兴,将老彭家自产的水酒当水喝了三大碗,还直说:“好喝,好喝!”我看着他通红的脸,有些担心地问:“没喝醉吧?”表弟

“这里的中学像大学”

十多年前,我住着云阳中学校内学生宿舍三楼最东端一间较大的房子,整个楼层没有厕所,如厕必须到楼下西端的一层平房内去完成,水要到楼下的一个自来水龙头下去接。当时我带着才几岁的女儿,天天从楼上走到楼下,又从楼下走到楼上,机械般重复着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动作。

时间摇一摇,便又是另一种春花秋月。如今,迈进云阳中学气派的学校大门,跨上一梯梯上升的台阶,两旁的炎帝、孔子、贝多芬、华罗庚等一群巨匠大师正迎面朝你走来。如果从两边的水泥路往上走,碰到繁花盛开的季节,那一路摇曳的红红紫紫会将你的五脏六腑揉碎。走过假山层叠的喷水鱼池,上到教学区,高大的树木,干净的路面,休闲的座椅,欲飞的雕塑,整齐划一的教学楼,宽敞的塑胶跑道和人工种植的绿色草坪,青绿盎然,满目春意。前一任校长曾在大会上自豪地说:“这里的中学像大学!”

我只是一个喜欢听雨飞赏云卷的女子,有些地方不是自己想去就能去的,有些吃的不是自己想吃就能吃到的,还得有机会,有时间,更重要的是,得有人陪着。我不是背包客,不是男人,做不到一人独闯天下。钱钟书写过一本书叫《写在人生的边上》,杨绛九十六岁年纪写《走到人生的边上》,我觉得自己在茶陵这么多年,也还像是走在茶陵的边上,茶陵还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

左拐,很快便到了河边。右边,抬眼一望,原先斑驳的南宋城墙已然修葺,古色古香中透露出文明的气息。想起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情景,笑了。时间是可以抚平一切的,包括伤痕。沿着河边小路走到铁犀亭,那铁犀一如既往昂首前方。

攸县的朋友问:“这铁犀有多少年了吧?”

“嗯,有七百多年了。”人群中有人回答。时间在流驶,铁犀却一直在此,无语也千年。沧桑风雨里,有个名字一直叫守候。当年,刘子迈为镇河妖铸铁犀,大约他也没想到,一个坚守的铁犀,落在尘埃里,会吸引着如此多的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

八十多年前,毛委员来到茶陵,对茶陵人说了一句话:“茶陵的同志很勇敢,很会打仗,茶陵牛嘛!”一次,一个外地的朋友和我聊天,聊到我们茶陵,他笑道:“茶陵,我知道,那河边不是有条牛,我去过!呵呵,茶陵牛。”茶陵牛似乎成了茶陵人的标签。

头摇得像拨浪鼓:“没醉,这样的酒,醉不倒我!”谁知,出门在路上经风一吹,酒劲就上来了,他当即呕吐,呕得一塌糊涂。事后,他自嘲地说:“没想到,这看起来像水的酒,喝起来还真能醉人。”

这酒就是茶陵几乎家家都有的家酿酒。有些人家酿上好几大坛,能喝一整年,甚至好几年。过了冬的酒又称老冬酒,喝起来别有一番味道。平时来客了,水酒是必然拿出来的待客酒。婚嫁嫁娶,也是酒桌上的必备品。有些人喝上瘾了,每餐都要拿出来喝那么一小碗抵上一大口,然后夹一筷菜放进嘴里,咂吧咂吧嘴唇,心满意足得很。高兴了,还会哼上两句。口干了,还将这酒当水喝。

茶陵水酒,看起来平常,闻起来淡香,喝起来不醉,后劲足。

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我日日经过的地方,坐落在茶陵一中校内修葺如旧的沅江书院,追溯起来它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无论远望还是近观,它都是一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白墙丹柱,亭台翠木,楼阁飞檐,古色古香。一中的阅览室就设在书院内,高一时上阅读课我每周都会来此。没事的时候便走走,看看,想想茶陵那么多的书院,在湖南在清代居着首席,想想那一百多位进士以及浩如烟海的文章,就是不说一句话,这心也早已泛澜。

一花一景,一城一心。茶陵,山不如四川峨眉,城不如丽江古城,景比不上苏州园林、杭州西湖。可是,她小家碧玉般温润灵秀,照样可赏花朝望月夕。这里的人牛一般有一股子倔劲和犟劲,正踩着晨曦描画这座小小的城这个小小的县。也许不久,我们就可以走在另一种况味的山阴道上。

假如以时,或许我也能从茶陵的边上走进来,探幽发微,阅尽其中秀色。



坐落在茶陵一中校园内的沅江书院



鲍尔吉·原野对话龚曙光。

文化动态

鲍尔吉·原野与龚曙光在涪江书院聊“心中的故乡”

张洁 陈君 陆杏晓

最近,涪江书院五贤堂走进了两位作家,一位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鲁迅文学奖得主鲍尔吉·原野,另一位是湖南出版人、作家龚曙光。他们以“语词的乡愁”为题,畅谈“心中的故乡”。

故乡,给了作家最初和最深的美好

原野和龚曙光都是离开了故乡的人。原野出生在内蒙古,在沈阳工作,龚曙光出生在常德,工作地点在长沙,都和故乡有了时间和空间的隔离,这种隔离使得他们对故乡有更多的挂念和怀想。

“当我们世界几乎走遍,才发现这一辈子的奔走,仍没能走出那个童年和少年的小镇。”梦溪,是常德澧县的一个小镇,在龚曙光的笔下,那里的人和事,都是美好的、良善的。

“很多读者问我,他说怎么你的文章里面没有坏人呢?”龚曙光说,“在我少年生活的家乡,我没有碰到坏人。”龚曙光说,他笔下的家乡人物,可能有不同的个性境遇,有不同的困难,但是整体而言那个社会没有坏人,这是他的经历。或者说,他更希望孕育他精神的子官家园,就是安全的,美好的,永远都值得怀念的地方。

原野笔下的草原,永远是美丽而纯净,令人向往。那他又怎样理解“乡愁”的呢?原野讲了一个故事,说他采风的时候,有一天去一个牧民家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他说要走了,牧民抓住他的手不松开,说别走了,再住一宿。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一看牧民,他正在抹眼泪。

牧民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么好的地方,春天开着花,夏天有丰美的水草,就连南方的小鸟都被吸引到草原。”意思就是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那些年轻人为什么要走呢?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根本承载方式

“一个人很难逃避你的民族,和你民族所属的文明,跟你规定的语言。”龚曙光认为,原野的语言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语言,他的语言是典型的农耕民族语言。农耕民族表达高兴有节制,表达痛苦也有节制,所以他的语言表达方式,要表达的时候按捺一下,不是放出来,尽可能把话讲得干净和节制。

“人活一辈子,有的人看见了非常丰富的东西,有的人却什么也没有看到。”原野说,他创作的背景地是内蒙古的草原。草原,非常不好写,它不像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就有故事,有历史相联。在草原上,这家人离那家人距离很远,不容易捕捉到他们的故事。有时候,他就费尽心思到牧区采访,去寻找故事。

原野谈到,牧民喜欢读诗,不是写诗。一次,他遇到一位牧民,原野和他谈:“你这身体很好。”牧民回答:“我年轻的时候很好,两岁的马,我可以把它背背摔过来,非常有力量。一两百斤的粮食,我可以背着走十里地。”后面他接着说了一句话“这么大的寒山被积雪压住了,这么有力量的被年龄给压住了。”

或许,正是吸取了游牧民族诗意的语言文化,让原野文字上的美感,无处不在。



株洲有戏

《最好的时代》展现“株洲工业创造”的蝶变

由陈星旭、胡冰卿领衔主演,王学圻、俞灏明、刘琳、张晨光、柳岩特邀主演的当代工业青春励志剧《最好的时代》正在湖南卫视热播中。该剧作为国家广电总局公布的“2018-2022年百部重点剧目”之一,以我国高铁机车的发展进程为时代背景,见证了“中国高铁人的成长与国家高铁研发技术的蜕变,通过对老工业基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描述,展示了新一代工业人在国企党组织的领导下坚持自主创新、自主研发,在高铁动车组关键技术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诠释出新时代的高铁精神。”

尤令株洲市民感到亲切的,这部剧中的80%的场景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株洲元素,自有别样的认同感和亲切感。

新一代工业人的拼搏与担当

《最好的时代》聚焦于“青春+工业”题材,巧妙地将“李廷峰、林真一、谭靖州三位年轻人齐心协力研发高速铁路新技术、推动中国高速铁路上划时代台阶”这一故事主线和“在青春报国的过程中收获美好爱情”这一故事支线融合在一起,用真情实感去讲好一个故事,不强行励志、不过分渲染,让叙事落地,获得观众发自内心的认可与共鸣。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年轻人的力量不可小觑,80后、90后正在成为“中国智造”的生力军,《最好的时代》真实刻画了新一代青年工业人的拼搏和担当。

该剧通过深度绑定剧集内容中关

于国家工业发展、核心技术突围、个人价值实现、精神成长蜕变等命题,引发了不少社会共鸣。同时也让观众看到,这群在奋斗与创新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青年人,用别样的青春诠释着属于他们的拼搏、担当和忠诚,引导年轻人形成正向价值观。后疫情时代,国家更需要团结一心的热血精神,而全方位展现中国“高铁精神”的《最好的时代》正是凝聚人心、振奋观众的聚合器。它就像一面镜子,见证中国高铁人的成长与国家高铁研发技术的蜕变,更折射出中国在危机面前坚忍不拔、勇于担当的宝贵品质。

浓郁的湖湘风貌和株洲本土元素

《最好的时代》由株洲城发集团下属湘江文旅公司和湖南电视节目中心共同倾力打造,于2019年4月在株洲开机,经过4个月的紧张拍摄,2019年8月底陆续在各主场景成功杀青。2019年10月《最好的时代》通过审核拿到发行许可证,2020年11月16日在湖南卫视十点档(青春剧场)开播,腾讯网络同步跟播。剧中植入多个株洲本土元素,包括株洲神农广场、神农公园、一江两岸风光带等多个景点,通过融合株洲本地人文特色及地域风貌,来推广宣传株洲及湖湘特色,呈现株洲动力创新发展历程、“株洲工业创造”的蝶变及株洲市未来的宏伟规划。

(本报综合)